

15.06

附录二 辑目表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益都县委员会

第三辑

85



目 录

抗战堡垒长秋村

.....冯毅之 (1)

武工队对敌斗争琐忆

.....苏吉林 (21)

我对赤涧粮站的回忆

.....丁玉三 (33)

回忆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第四师范学生抗日 救亡运动片断

.....王子政 (42)

魏崑及其一家

.....张文星 (49)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纪略

.....沈建令 丁广生 (57)

和平解放北平前夜

.....张子修口述 张文阁记录 张波整理 (73)

我所知道的徐振中

.....王若明 (95)

徐振中在临淄的罪行见闻

.....张建平 (106)

青州府儒学与松林书院考略

.....丁广生 (116)

群凶逐鹿益都城

.....房文阁 (127)

青州剪刀

.....荣敦凯 (131)

陈鸾书事略

.....房文阁 (138)

钟羽正轶事

.....钟天声 钟绵志 (142)

《临淮王像碑》——大齐碑

.....钟 轶 (151)

“抗战堡垒”长秋村

冯毅之

长秋村，是地处益都县西南山区的一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八年抗日战争中，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该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的就有一百一十九人，有三十九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六十三人死于敌人的监狱中或被抓去东北做苦工而摧残致死。村内房屋被烧十八次之多。到一九四二年，全村已无一间完好的房屋。

长秋村的战斗历程是可歌可泣的。长秋村的老百姓宁死不屈、前仆后继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

一九三七年十月，林浩、金明、杨涤生等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派，到益都县城，帮助恢复建立了中共益都县委。县委由三人组成，李云鹤同志任书记，胡维鲁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

委员。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宣传、实行《十大救国纲领》，动员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县委研究讨论了党的指示、决定，就分头出发了。李云鹤同志去东乡，胡维鲁同志去铁路北，我就到了自己的家乡长秋村。

当时，日寇大举入侵，时局日趋紧张。盘踞山东的国民党韩复榘军队不战而退，地方官吏恐慌逃跑，散兵流匪到处要粮要钱，抢劫烧杀。整个农村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长秋村老百姓义愤填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因此，我回到长秋，首先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接着动员人民武装抗日，很快就组织起二十多名勇敢、进步的青年，扛起村里防土匪用的土枪，组成了“农民自卫团”。自卫团成立后，学习政治，操练军事，站岗放哨，抵抗散兵流匪，保护群众利益。这就是后来建立的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的基础。

自卫团的建立，使长秋村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最活跃的一个村，因此引起了日寇的特别注意。一九三八年春节，驻在淄川和洪山的日寇对长秋村进行了第一次“扫荡”，也是日寇对淄河流域地区的第一次“扫荡”。一个天气寒冷的早晨，一百多名敌人，经过西崖头村向长秋进犯。自卫团发现后，立即出村上了东山。敌

人进村后没有扑到自卫团的影子，就向老百姓进行了一些欺骗宣传。待敌人出村后，隐蔽在东山上的自卫团，立刻抄小路绕到敌人前边，在一个山坡的坟地里，对敌人进行了伏击。虽然那些土造枪有的没打响，有的打响了退不出弹壳，但那突然响起的枪声，却把敌人惊吓得四散逃避。当敌人弄清情况，组织还击时，自卫团员们立刻撤走了。这是长秋村抗日战士第一次向敌人开火，虽然谈不上胜利，却鼓舞了抗日人民的斗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春节后，廖容标司令员和姚仲明政委带领三支队（后编为四支队），第一次从铁路北来到淄河流域，他们就住在长秋村。长秋村的老百姓和自卫团第一次见到八路军，象接待亲人一样，欢迎廖司令员和姚政委，并对部队进行了热情的慰劳。

那时淄河流域的武装部队，除有八路军三支队外，还有接受国民党秦启荣的委任状，而成支队或梯队的王保团部、翟超部、翟汝鉴部、吴鼎章部、刘兴堂部、周宗鼎部等。廖司令和姚政委同我们讨论了全国及淄河流域的抗战形势后，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决定由我代表八路军到各部去宣传联络组成“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一个月后，该组织即建立，由

各部队选派代表一人组成。我是代表八路军廖司令的，并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就设在长秋村的观音庙。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台儿庄大会战，办事处曾组织了一次对胶济铁路和张博铁路的大破袭。别的部队只拿出了部分力量，而我们八路军全力以赴，并动员了上千名民工。一夜内，扒铁路、炸桥梁，使敌人的铁路交通瘫痪了。在这次破袭中，长秋村的民伕表现得勇敢积极，受到了办事处的表扬。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摩擦的事件越来越多。四月到七月间，就制造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次是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提到的“太河事件”。另一次是以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太河事件”后，又把大军开来淄河流域妄想消灭我们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当时我任营长，部队驻在长秋村，敌人就把长秋包围了。我营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誓死奋战。长秋村的男女老少也动员起来，扛起红缨枪，抬出土炮，并帮助部队修筑工事，站岗放哨，誓与新一营共存亡。军民团结一心，苦战了两昼夜。后来，我们分析了战斗形势，放弃了长秋阵地，主动转移。部队转移后，国民党王保团部立即进村进行抢掠。他们借口在箱子里找八路，

抽屉里寻武器，挨门逐户翻箱倒柜，能吃的吃了，有用的拿走，还牵走了五十多头驴，赶走了八百多只羊，把全村洗劫一空，最后放了火。

然而，敌人的凶恶残暴，不但没有使长秋村的老百姓屈服，反而更激起了仇恨怒火。他们自动组成了游击组，打击敌人，封锁消息，传递情报，与我营保持密切联系，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当时，敌人的重兵驻在太河镇和朱崖镇等地，长秋村是敌人来往的必经之路。长秋村的游击组严密盘查行人，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仅在两天三夜之内，就捕获了敌人的副官、参谋和交通员十余名，并搜查到敌人的五份重要文件。其中一件特别重要，是敌人向我营进攻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我们看到之后，变被动为主动，避免了伤亡，化险为夷。

一九三九年，是长秋村老百姓值得怀念的一年。他们不但在抗战和反摩擦中立了功，锻炼了自己，而且接待了好多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同志，听取了这些领导同志的教导。其中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有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同志，有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和政委姚仲明同志，还有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和政委霍士廉同志等。这些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给长秋村的老百姓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二

一九四〇年，淄河流域的形势恶化。国民党的地方杂牌部队，有的被歼，有的成了土匪，有的投降了日寇。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和新一师开来我东山区。敌伪顽勾结，对我们形成了新的包围。这时我新一营已升编为主力部队，我就任益都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我们县大队刚建立不久，只有百余人，枪支弹药都缺乏，处境极感困难。长秋村人民的处境更困难。因为敌伪顽都知道长秋村是“八路窝”，因此对长秋村进行着交互轮换地攻击和摧残，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所受的残害，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这里主要记录几次：

其一，一九四〇年秋，乘我县大队转移他乡之机，唐应三匪部进犯了长秋村。唐应三是伪军，又是土匪。该部抢劫奸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次，幸亏长秋游击小组发现得早，鸣枪报信，使群众及时转移，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土匪进村后，到处洗劫民财，点火烧屋，不但把盆盆罐罐中的粮食全搜寻干净，连场上未打过的谷穗、豆棵和玉米也点火烧了个一干二净。土匪走后，群众回来见全村一片火海，到手的粮食化为灰

烬，大娘婶子们忍不住嚎啕大哭，情景十分凄惨。

从此，老百姓无法在村里过夜了。住在村里无房屋，又有被突然袭击的危险，男女老少就分成若干小组，到山沟和墓地里去露宿。白天再回家，放好警戒，种地做饭。到了冬天下起铺天盖地的大雪。北风凛冽，天气十分寒冷，抱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冻得哭嚎，母亲怕传出声音，就用奶头把孩子的嘴堵塞住。天天夜里，提心吊胆，忍受风寒。

后来，群众想了不少办法，把老人、妇女和孩子安排到邻近的各村里。年老的假装人家的父母，年轻的妇女就给人家装媳妇。反正不能露出是长秋村人。因为敌人一知是长秋村人，就立即当八路逮捕。

第二次，敌人施毒计、设圈套袭击长秋村。一九四〇年以后，敌人已经在朱崖和太河、马鹿都安设了据点。这些村镇虽离长秋村不远，但敌人仍无法控制长秋，使长秋的老百姓屈服，长秋既不向伪政权缴粮纳款，也不出工为敌人修筑据点炮楼。敌人恼羞成怒，就设下圈套和阴谋诡计，对长秋下了毒手。有一天，朱崖据点的鬼子兵带领伪军到了长秋，长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鬼子兵进村见不着人，便到了上庄。上庄离长秋只有二里路，是王保团的地盘。鬼子队长和翻译官

在上庄召开村民会，要上庄老百姓劝说长秋村的人赶快回家过日子。谁知，事隔两天，敌人就以朱崖的鬼子兵和伪军作向导，集结了张店、洪山和博山等处敌人将近千人，夜间突然包围了长秋村。因这次事先没有得到情报，结果二十三人被抓。他们不论是男是女，个个都不屈服。敌人把他们往村外赶，他们乘黑夜同敌人搏斗。凶残的敌人向赤手空拳的村民开枪，二十几个人只有几个跑出来，其他人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押到朱崖，受尽了酷刑和折磨，后来又被送往东北做劳工。

第三次，敌人利用叛徒作向导，对长秋进行偷袭“扫荡”。一九四〇年后，敌人实行“强化治安”。在极端困难恶劣的环境中，抗战队伍内部出现了少数动摇妥协分子。一九四一年一年内，有两个区长和三个区委书记先后投敌叛变，叛徒孙伏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我们的一个区长，知道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常住长秋，就与敌人密谋策划，对长秋进行偷袭“扫荡”。

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敌人调动了张店、辛店、淄川、邹平、博山等处的伪军两千余人，由孙伏武作向导，偷偷摸摸地窜进了长秋村。叛徒知道我们的县政府和县大队住在村东南角，过去发现敌情后往往是出东南门向东山撤退，因此，他引敌人直接迂回到东边和南边先进

行包围，然后从西、北两个方向放枪。这天县政府和县大队不在村里，村里只住了区中队的一个班和几个干部。他们听到敌人的枪声后，就同村里老百姓照例按过去的路线转移，结果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时值深夜三点，又无月光，漆黑一片。几个干部和区中队的同志头前带路，同敌人展开搏斗，掩护老百姓突围。区中队班长许维功光荣牺牲，冯九春等四位同志负了伤。

许维功的父亲许广田，没来得及转移，被敌人抓住。天明时，敌人拷问他：“县政府哪里去了？县大队哪里去了？”老人一口回答一个“不知道”。敌人下了毒手，把他赶进火堆，想烧死他。老人一下子跑了出来，敌人把他打倒又扔进火堆，并把一根木棒压在他身上。这时敌人听到吹起了集合哨，慌里慌张地朝许广田老人打了一枪就走了。这一枪并没有打中，但老人已被烧得昏迷过去，从此落了个双目失明。

三

长秋村的老百姓虽然受尽敌人的折磨，但抗战必胜的信念从未减弱，和八路军的关系从未疏远，斗争的决心从未动摇。对敌人总是横眉冷对，以牙还牙。

一九四〇年秋，朱崖据点换了一个鬼子小林

队长。这家伙三日两头领兵出发到长秋“扫荡”。老百姓一日数惊，不得安宁，庄稼也收不成。群众纷纷要求县大队给敌人以狠狠打击。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

朱崖敌人到长秋“扫荡”有个规律，他们怕村里有八路军，所以从不直接进长秋，总是先到上庄，再从上庄爬到阳明山顶，观察过情况后再下山进长秋村。我们根据敌人的这个活动规律，一天早上，当得到鬼子小林又领兵出发的情报后，就在阳明山北岭设下了一个班的伏兵，并配备机枪一挺。县大队其余的人，隐蔽在长秋村里做预备队。县大队的人数不多，长秋村的游击组主动要求全部参加战斗。为了造声势，村里几十名青年小伙子也组织起来，临时参加了战斗。

敌人爬上阳明山时，发现了我们的伏兵，双方交了火。我们的伏兵咬住敌人后，预备队和二百多名老百姓从村里全部出动，在青纱帐掩护下，迅速向敌人身后迂回包抄。来犯的敌人中只有六个鬼子，其余全是伪军。伪军胆小怕死，一看到八路军从身后包抄，顿时乱了阵脚，迅速撤退，向朱崖方向逃窜。我们的部队拼命追击，敌伪伤亡十余人，其余逃过了马岭行。我站在上庄村西头的土崖上，正准备下命令把部队撤回，长秋游击组组长柳景和跑来喘着粗气说：“你看！那

个鬼子兵！”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见有个鬼子兵正扛着一挺轻机枪往北逃，我立即命令柳景和：“快去把他打死！”他焦急地说：“我的枪坏了！打不响了！”当时我身边除了柳景和同志外，没有别人。怎么办？追，不能眼看着他跑了。当我们追近时，那鬼子立即挥动机枪做出射击的样子。我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走远，反正跑不了他。他卧倒要射击，我们就隐蔽；他爬起来跑，我们就紧追，一心想捉个活的。这时我焦急的是不会说日本话，只好用中国话喊：“你跑不了啦，快把机枪放下，我们优待俘虏！”不知他懂不懂中国话，只见他立即回过头，发疯地舞动着机枪，嘴里露出金黄色的假牙。这时，有好几个同志跑了来，马上把鬼子兵包围了起来。同志们发现鬼子的机枪膛是空的，于是跟他展开了肉搏。鬼子拒不投降，死也不放下武器，我们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查知，这个鬼子兵就是小林队长。

下午，敌人集合附近所有据点的兵力来运尸和报复。部队和老百姓早已转移，敌人只好进村放火出气。敌人退去，我们回来救火时，长秋村的老百姓都说，打死了鬼子队长和十几个敌人，缴获了机枪，心里解了口气。军属冯光华大爷说：“房子烧了没关系，咱们再盖新的，看贼种们还有啥办法。”

消灭鬼子小林队长后，敌人从此再不敢轻易来犯长秋，甚至伪军都不愿到长秋附近驻扎。唯独唐应三狂妄自大不服输，要到离长秋村只有五里路的马鹿村安设据点，大言不惭地吹牛说：“长秋村的老百姓治不服？我不信。”他还向驻防益都的鬼子司令献计献策说：“在长秋周围的上庄、西崖头、上张、下张都安上据点或炮楼，把长秋包围在中间，这叫包心战术。长秋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越包越结实，看把它治服治不服！”

唐应三驻防马鹿后，粮食由朱崖据点供应。朱崖伪军把粮食送到上庄，唐应三每隔三天五日就派五十余人经长秋村到上庄去接，给长秋等村的老百姓带来了大灾大难。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县大队同长秋的同志共同商量，决定根据敌人的行动规律，由长秋游击组配合县大队，采用布袋战术，在马鹿、长秋之间敌人行进的路边设下伏兵，打一个伏击。布袋底是长秋南门，由我们的机枪组和长秋游击组担任防守；布袋口向马鹿敞着，等敌人进入布袋阵时，由埋伏在路两边的县大队负责封闭布袋口。

那是二月的一天，淄河的冰冻未解，山上的寒风袭人。我们的战士不顾天寒地冷，很早就埋伏在河边的山坡上。大家严守纪律，冻得身

体麻木、手脚疼痛，也硬是一动不动地埋伏着。

直到上午十点，敌人才出村。敌人麻痹大意，把枪背在肩上，也不拉距离，象赶集似的沿着老路线走来，毫无战斗准备。

时机一到，我们的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东跑西窜，只想保住狗命。有的干脆缴械投降了。这次战斗极顺利。我们的同志只有三个轻伤。敌人少数漏网，其余全部被歼被俘。马鹿敌人倾巢而出救援时，战斗早已结束，战士和老百姓已转移了。

伪军遭此伏击后，如惊弓之鸟，夜里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朱崖伪军怕被伏击，粮食也不敢给运了，要唐应三自己去取，唐应三不但不敢再走长秋，连河东的路也不敢走了，只好从河西的山上绕道而行。

斗争使群众增长了才干，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越来越巧妙了。一九四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一九四三年一月投降日寇变成伪军），驻防在仁河流域和孙家岭、上张、下张一带。他们和日寇暗中勾结，合伙对付我们，经常到长秋来抢劫烧杀。因此，我们决定诱骗敌人，导演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当时，朱崖的日寇，强迫各村设情报员，每

天到朱崖去报告情况。我们将计就计，对各村情报员进行了“选择”教育，要他们向敌人报告假情况，替我们打听真情况。有一天，国民党顽固派从东山向长秋进攻。我县大队即进行抵抗，并叫长秋情报员向朱崖鬼子报告，说长秋来了“马虎子”（鬼子兵对八路军之称）。敌人听到报告，又听到枪声，自然相信，鬼子兵和伪军就出发了。

我们事先已计划好，敌人一出动，朱崖就有人发出信号。我们一见信号，就把部队秘密地撤下来，隐藏在长秋村边的土崖下。我们同顽固派是两山对峙，中间隔一条沟。顽固派看到我们撤退，就加强了攻势。当他们下沟又翻山攻击时，鬼子兵正来到。我们派去报告情况的那位情报员朝顽固派一指，鬼子就开火了。顽固派和鬼子、伪军接上火打了一阵，才发现上了当，于是立即撤退。我们和长秋村的老百姓看到这场“好戏”都高兴得不得了。

四

长秋村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不仅在对敌作战中跟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并肩战斗，而且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敌人严密封锁，我们的军需品非常缺乏，尤其是医药更难买到，长秋村